

战歌回荡慰英魂

■焦凡洪

红了，俱乐部倒了，他们安然无恙。他惦记着那位大姐及她父亲的安危，便向江边的那片民宅跑去。可是到了附近，惨烈的景象让他心头剧痛：那里已经变成一片废墟……

后来，李瀛洲被分配到连队当文化教员。部队出发前，原来安排他留在后方。他去找指导员含泪讲了这个故事。李瀛洲说：“我要上战场为他们报仇！”终于在1952年5月的一天，他唱着《战歌》奔向了鸭绿江对岸……

二

“这首歌在抗美援朝的战场陪伴着我。”曾写过《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老文艺战士邬大为说。邬大为是1952年入朝参战的，他当时在志愿军第23军文工团演出队当队员。文工团每次上阵地下坑道演出，《战歌》是必唱的曲目。

时隔多年，他依然记着战友们牺牲的场景——一天晚上，邬大为跟随一支文艺小分队到部队演出。当他们路过一个山坡时，一群敌机从夜空飞来，领队当即命令：“卧倒！”邬大为刚趴下，耳边就响起爆炸声，“砰砰”地直撞胸口……

等敌机飞走后，他耳朵嗡嗡响，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没想到一迈步就踩到战友小刘。他赶紧跪下去摸，小刘已没了气息；他又想起趴在他身后的战友小王，回头去找，小王也壮烈牺牲……

掩埋了战友遗体，擦干了身上血迹，文艺小分队重登战地舞台。在第二天晚上演出时，邬大为除完成自己的节目外，又分别出演了两个牺牲战友原来的角色。最后，他们含泪演唱了《战歌》，观看演出的官兵也一起唱。那一刻，邬大为仿佛感到，那些牺牲的战友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让这歌声震天动地。演出结束后，一块唱歌的官兵又立刻奔向新的战场……

三

“《战歌》长了中国人民志气，灭了敌人威风。”提起这首歌，今年94岁的杨振国倍感自豪。当年在朝鲜停战谈判的板门店地区，他曾带领战友们一次次高唱这首歌，唱得扬眉吐气。

1951年10月，时任志愿军工兵第22团第2营教导员的杨振国，受领一项任务：为准备停战谈判，经我军与美军军事

谈判代表团商定，在板门店地区修筑一条宽10米、长5公里的砂石路，双方各承担2.5公里，完成时间为20天。我军所担负的修路任务，由杨振国带第5连官兵完成。

在施工现场，中间划出的一条石灰白线使两侧阵地分明，双方派出的施工队伍人数相当，由此在这里形成另一个“战场”的较量。我军施工官兵使用的作业工具是锹、镐和土篮子；而美军一侧则摆着运输车、推土机等机械化设备。面对耀武扬威的对手，杨振国和战友憋足一股劲：战场上的败军，在施工场上也休想打赢！

每早7时，杨振国带着整齐的队伍，迈着雄壮的步伐进入工地，而对方的人员还在帐篷里睡大觉。我方官兵一致，班与班、排与排之间开展了劳动竞赛，干部战士甩开膀子一起干；而在另一边，完全依赖机械，士兵上工地的很少，更难见到军官的影子。午饭，我军指战员吃在工地，餐后大家把场地收拾得干干净净；分界线那边，罐头盒子、啤酒瓶子等扔得遍地都是……

杨振国回忆道，每日上、下午我施工部队各有一次休息时间，大家便围坐在一起唱歌、讲故事。一天下午小憩，大家看到我方工程进度又快又好，歌声唱得更加响亮。施工现场经常出现成群结队的西方记者。这天，我军官兵的歌声一响，有10多个记者拿着“长枪短炮”就奔到我方施工场地“喀嚓”“喀嚓”一通拍摄，有七八个美军士兵也跑过来站在外围观看。

官兵继续唱《我是一个兵》《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最后，担任指挥的连队文化教员说：“让我们唱响《战歌》！”“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那歌声激越壮美，如旷野浩荡的疾风。或许是被中国军人的勇猛精神和劳动成果所折服，或许是被歌唱的雄浑气势所感染，记者们欢呼起来，有些美军士兵也竖起大拇指……

我军负责修筑的路段比规定时间提前5天竣工，而分界线那边还有三分之一的任务没有完成。我军谈判代表团的同志在现场检查验收后对官兵称赞说：“你们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争光了！”

时光不居，岁月如梭。当年英姿勃发的战士现已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兵，但他们常唱常新的依然是古老的《战歌》。当这些老兵心中回响着亲切的旋律，迎接当年一起“跨过鸭绿江”的“战友”归来时，沈阳街头的一块块屏幕上闪烁着醒目的大字：“山河无恙，英雄回家！”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午后的阳光从树梢洒落，在地面投下一片片斑驳光影。一级军士长王晓亮走进这片塔松林。此次前来，他是为了给新兵授课。

即便在冬日，一棵棵塔松仍沉醉在绿色的世界里。满树的松枝绿得可爱，宛如一把把撑开的大伞，又像一根根高耸的旗杆傲立山间。他调匀呼吸，径直走到新兵面前，站在一棵高大挺拔的塔松下。一阵微风掠过，往日的记忆浮上心头，他的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我身后的这片塔松林，是我刚到这里时栽的，如今已经有29个年头了。当时种树是为了改善环境。现在，这些塔松已经成了一茬茬官兵扎根大山、无私奉献的见证者……”王晓亮开始授课，字正腔圆，每一个字都清晰有力。

29年前，王晓亮初次踏入这片大山。当时，他和战友们面对的是“头顶锅盖天，脚踩乱石滩，天上无鸟飞，山上没有路”的恶劣环境。周边群山光秃秃一片，仿佛无人涉足的荒野。

后来，上级发来上百棵塔松苗。拿到树苗后，王晓亮以为这片土地尽是石头，树苗根本无处扎根，难以存活。岂料，一棵棵塔松苗竟神奇般活了下来，而且在岁月的洗礼中长成了参天大树，见证了他29年的军旅生涯。

一阵风吹过，松针沙沙作响。台下的新兵屏息凝神，静静聆听王晓亮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们连队驻在两山之间，从山坳拐过两道弯，再往前走8公里，就是我和战友们每天要守护的阵地。阵地周边大大小小的点位有几十处，散布在曲折盘旋的山路上、羊肠小道边、陡峭的半山坡。年复一年，来来回回走过多少趟，我没有细数，也难以数清……”

那时，每次巡路过塔松林，王晓亮总会心生敬意。一棵棵塔松始终不惧恶劣环境，昂首挺立，苍翠欲滴。他渐渐明白“只要扎住根，任何困难都能

山间那片塔松林

■王兴来 颜旭洪

听到“装备测试结果合格”的回复后，他们所有的疲惫都一扫而空。随着时间推移，王晓亮守好阵地的信念愈发坚定，犹如塔松的根，向着大地深处不断延伸。

授课仍在继续。这时，不知是哪个新兵冒出一句，“班长，巡线会不会有危险？”

“会！”王晓亮思绪飘回他当兵第6年的一个清晨。当时，王晓亮担任班长，他像往常一样带领班组4名成员对点位线路进行安全检查。一切有条不紊进行着，就在大家准备前往陡坡上的5号点位检查时，罕见的暴雨倾盆而下。

雨幕中，山间干涸的小道瞬间变成土黄色的河流，周围山坡上还有乱石滚落。为确保安全，王晓亮和战友暂时躲进安全地方避雨。3个小时过去，雨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要是继续等，任务肯定无法按时完成，数据也不能准时上报至值班室；如果不等，那必须有人冒雨冲上陡坡。此时，5号点位已出现轻微的泥石流。王晓亮果断决定自己前去检查。

王晓亮紧了紧身上的装备，独自踏上了羊肠小道。他小心翼翼挪动着步子，目不转睛地盯着依稀可见的小道，1分钟、2分钟、5分钟……抵达点位后，他迅速检查每一项数据。确认各项数据符合要求后，王晓亮返回与战友汇合。

雨渐渐变小，王晓亮和战友们回到营区。上等兵小陈问他：“班长，你当初就不怕危险吗？”王晓亮回答：“起初有点怕，但一想到塔松在雨中依然傲然挺立，便不再害怕了。”

此时，台下的新兵都静静注视着王晓亮，似乎对身边的塔松有了新的感悟。

“万余天的坚守，异乡已成为故乡。守好阵地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心中的信仰，是刻在骨子里的使命。为了这个使命，需要我们把根扎下来，日复一日，不惧风雨，用实际行动去坚守！”王晓亮话音刚落，台下响起掌声。

“我把青春献阵地……”塔松林下，新兵的誓言铿锵有力。风轻轻地应和，就连松针都仿佛在鼓掌喝彩。

克服”。

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时时体现在王晓亮的工作和生活中。一次，班里接到一项紧急任务，王晓亮与战友一同钻进大山里的工作台。他们连续奋战70多个小时，顺利完成装备测试任务。当

关于“家”的故事

■杨楠 张成

天借用牧民马厩避风、靠烧牛羊粪取暖……这些真实故事让孟子昂深受震撼。“他们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所以无论多难多苦，也要把这里建设好。”孟子昂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源于他对雷达站历史的理解，也源于父亲的影响。

孟子昂的父亲是一名老兵。从记事起，孟子昂的印象中就有这样一个地方：那里春秋有沙尘暴、夏天有暴雨雷电、冬季有白毛风；那里土地贫瘠，植被难以生长，是孟子昂父亲和战友们坚守多年的地方。他们默默守望空天，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在那里深深扎根。父亲时常对孟子昂说：“我有两个‘家’，一个家是你和你妈，另一个家里，有一群可以同甘共苦的战友！”

孟子昂刚来雷达站的第一年年底，就遇到了极寒天气。零下40多摄氏度的低温，冻坏了单位的供水设

备。为保障用水，官兵在战备训练之余，自发组织抢修。水箱存水量有限，大家主动将用水量降至最低。草原深处的寒冬，狂风呼啸、天气干燥，再加上缺水，不少官兵嘴唇甚至干裂到流血，但是大家没有因此耽误训练。

后来，孟子昂又和战友们经历了数次沙尘暴、雷暴等恶劣天气。每当此时，官兵总是团结在一起，想方设法、群策群力，渡过了一次次难关。这些经历，让他更加理解了“艰苦创业模范连”的精神内涵，也让他更加理解了父亲关于“家”的话。

带着这样的认识，孟子昂担任荣誉室讲解员后，就想尽自己所能把这个关于“家”的故事讲得更加生动。之后，他又主动承担起雷达站的新闻报道工作，把这个“家”的故事传播得更广。他告诉父亲：“现在，我也有两个‘家’。”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子昂，又在这琢磨呢？”一个周末的上午，北部战区某雷达站中士孟子昂又一次来到雷达站荣誉室，仔细阅读当年报道雷达站事迹的老报纸，并将重要内容摘录下来。路过的战友看到他专注的样子，总会和他聊几句。孟子昂解释说：“我想把这些故事好好熟悉熟悉，回头联系前辈们再补充完善一下，争取下次讲得更好。”

2022年4月，孟子昂被分配到这个有着“艰苦创业模范连”光荣称号的雷达站。来到单位不久，因为兴趣爱好和自身特长，他很快就成为荣誉室讲解员。在梳理雷达站历史时，他逐渐被老一辈官兵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事迹深深吸引。零基础自建营房、冬



铸剑者

■李振新

战士的欢呼
每一曲战歌
乃至，每一次凯旋
都与铸剑者密切相关
在演习中
在战场上
在海上、陆地、天空
从短兵相接
到集团冲锋

荣光与欢呼属于战胜的勇士
铸剑者隐身在炙热的冶炼场
铁锤或是键盘上的敲击，唤醒黎明
铸剑者
在烈焰与淋漓汗水中
反复锤打、研磨
他们并非冲锋的战士
眼眸中同样渴望胜利的曙光
图纸上勾勒的线条与轮廓，关联着
坦克轰鸣的马力和弹丸爆炸的当量
熊熊烈火
淬砺出御敌千里的利剑

机床雕刻出精密部件
岁月在额头留下深深的痕迹
一代代铸剑者

迎着灿烂阳光奋发
又陪着沉睡的星辰拼搏
只为武器装备足以支撑起脊梁
当汗水滴落在炽热的钢铁
利剑被淬火，坚不可摧的盾
正在成型

是的
每一杆枪、每一门炮、每一辆坦克
甚至一颗螺丝
都已不是冰冷的金属
它们带着“铸剑者”的体温与感情
也因之有了生命
一切为打赢

“铸剑”
燃烧智慧、技术与汗水的冶炼场
创新，回应滔滔潮流的走向
也在奋力书写定义未来战争的法则
开满鲜花的大地上
有一片属于铸剑者的花瓣
和平鸽飞过的蓝天上
有属于铸剑者的哨声
军歌高亢的旋律中
有属于铸剑者的音符
……

执戈者与铸剑者
都是为同一个梦想
铸剑的手
也在浇灌和平的花

边关雪

■邹泽华

雪花
悠然洒落

拂过战士的脸庞

凭借极寒的风
叩开那无尽的思念
跨越万水千山
将战士的心
与远方紧紧相连

风展战旗艳
雪落大地，山河壮美
热血男儿挺立在高原

战士用寒冷锻造利刃
以寂静铸就盾甲
守卫每一寸河山
雪地上足迹深浅交叠
是信念挥毫的笔触
诉说着坚毅与不屈

边关的雪啊
你是军人的魂
映照出忠诚与坚韧
让每一颗冰晶
都透射着信仰的光



长征

第6302期



八路军战斗在太行山上(油画,局部)

周武作